

我進中國醫藥學院

筱蘭

懷著一顆興奮的心情離開了師校，踏進社會，負起國民教育的神聖任務。如今，三年了，三年的歲月就這樣輕悄悄地過去了。在這三年裏，我曾嚐到「學然後知不足；教然後知困」的滋味。暗地裏，我也曾懊悔了蹉跎光陰的可惜。在這文化發達的臺北城下，每當業餘課暇，稍立於路旁街邊，那三五成群的學子，緩緩慢步的大學生，他們那安祥幸運的福相，快樂自如的大學生活，每每激起了我無限的羨慕與嚮往。

幾年來，在這繁華的世界裏，紛雜的社會中，我體味到人間的辛酸，備受了世事的痛苦，深感生存在今日的環境裏實在不易啊！應付萬化的世事，需要精進的學問；談論人間的是非，要有廣博的知識；淺薄的知識，自卑的心理，激燃了我求知慾的烈火。

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春假裏，來了一位遠道的朋友，他告訴我，在那幽雅清靜的臺中城下，有一所中西醫學兼授的學院。她擁有熱心教育的董事，魄力非凡的院長，諄諄善誘的教授，並有最新的課程，是一所超時代的學院，是一個求學的好場所，……於是，夢想、幻影擠進了我的心頭，此生有插足的一天嗎？在我蕩漾的心湖畫下了一個很大的「？」，我陷入了無窮的遐思。

九月二十九日是個難忘的日子。八月七日放榜的高興僅是曇花一現，學費籌集的困難緊接而來。它，足足困擾了我整個的家庭。家庭經濟的薄弱，六年前迫使我放棄直昇母校的機會而進了師範。六年後的今天，經濟蕭條依舊，清貧如故，這筆為數不小的學費，叫父親如何籌劃？鄰家有的說那是一所富人子弟的學校，有的說那是一個貴族學院，以書家赤貧，如何以雙手與人比劃？這些流言更阻撓了我的就學希望。然而，年邁的父親却置耳不聞，扶著病體拉住我的手，以披抖的聲音，低沉的語調對我說：「孩子啊！中國醫學院是所好學校，我就醫不醫治盡量替你集腋吧！」父親的心情我是明白的。我凝視著一顆晶瑩帝酸的淚珠從他憔悴的眼眶裏掉了下來。父親的病已拖了一年多了，現在骨瘦如柴，怎能叫他「不醫治靜待死神的來臨」？我連聲答覆不可。想到這幾年來家庭的費用還有賴於我，現在上學了，家庭又須負擔一筆費用，叫他們如何活下去？於是我警告自己，我決定放棄機會，等待以後。

在靜對無語中，父親似乎有所悟，想起了六年前往事，終於開口了，一匹活馬怎可常繫在一棵死木上，怎能一誤再誤？況且中國醫學院年來有長足的進步，它是我們國粹的締衍者。為了吸收西洋醫學，發揚我國優良的文化；為了國民的健康，你應勇於就讀！接著又說：「孩子呀！只因家庭貧困使你躊躇」。

經過了無數的困難，想盡了辦法，在親友們的鼓勵襄助和父親奔馳借貸下，終於達到了宿願，在學院通令的最後一天～九月二十九日完成註冊手續，進了中國醫學院。

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。

如今，難道我也是一個貴人子弟之一嗎？

杏林落花無尋處

劉宣彥

一個男孩子在大學放榜名單上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以後，最關心的是什麼？除了在名單上「發現」同系女生的名字之外，我想不出更適合的答案。

我呢？亦然。這個什麼「箱」的一定是女生。那個什麼「勇」的，不是。這個什麼「秀」的，有可能，結論一定是！

算來算去總覺得有點兒不對勁，怎麼只有……一、二、三，……怎麼可能只有七個，再算一遍，還是七個，一定有幾個女扮男名的，要不然，豈不有點太……所謂「不够分」者，除此無他！

人家見你金榜提名，正在恭喜恭喜的，你却口中念念有辭：「完了，完了，不够分！」

「什麼不够分？」

「什麼……哦，沒什麼，沒什麼，真的沒什麼！」

沒什麼，只是「不够分！」

